

明紀

冊九

卷九

明紀卷第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十

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徐州決河工成時劉士忠已卒總河閱三年不補二月吏部出給事中張國儒及馬孟禎徐良彥於外復不咨

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故文選郎胡來朝抑之鄭繼之不能禁也李瑾復疏爭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諸御史羣起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議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三月丁未朔日有食之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蒞

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蒞任吳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方從哲爲言

帝令先視事夏五月道南上疏言臣就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君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遺逸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挺入慈慶宮擊傷守門中官李鑑至前殿簷下爲中官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庚戌皇太子奏聞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喫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跡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署刑部事侍郎張問達以屬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員外郎趙會禎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內訴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給令執挺作冤狀由東華門入至慈慶宮前比凡向宮殿射箭放彈投甄石等律當斬加等立決稟定未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弟國泰以謀危太子方從哲等又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士相永嘉

皆浙人瘋癲具獄多心疑其非丙辰主事王之案值提牢散飯獄中
未至差窮詰其實差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
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
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我輩能救汝與我棗木棍導我由
後宰門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內侍通稱也
丁巳之案備揭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於
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挺擊之議遂起員外郎
陸夢龍將典試廣東杜門注籍主事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
儲皇吾雖卹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遇我厚
當力爭之乃偕見問達士相等亦集曰當具疏請夢龍恐疏入留中
止勿請士相等曰提馬三舅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法司不
能捕一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戊午會士
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案及鄒紹先凡七人將審衆咸囁嚅夢龍呼

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瘋癲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曰我薊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且曰養我三年矣與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爲曰打小爺小爺者宦官宮妾以稱皇太子也於是士相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立罷訊時之案疏未下王士昌姚永濟及署禮部事侍郎何宗彥連上疏趣之行人司正陸大受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白晝持挺直犯宮禁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與霸州武舉高順寧今皆匿於何地柰何不嚴竟而速斷戶部主事張庭言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東宮出講郭妃卜葬諸事弗勝遲回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俱不報廷元

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劉光復疏
詆之案等謂不當詫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
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如士相等指丙寅刑部
會十三司司官士相夢龍紹先會禎永嘉之案曾曰唯吳養源李倖
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
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
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
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着有又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士相
主筆躊躇不敢下德澧俸夢龍力爭獄乃具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
道等疏請提龐保劉成對鞫吳道南以諮中允孫承宗對曰事關東
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
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何士晉及從哲等亦
俱以爲言帝乃諭究主使諭法司擬罪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

己巳嚴皇城門禁初奸人王曰乾告孔學爲巫蠱詞已連成而大受
疏有奸戚二字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中外益籍籍語侵國泰士晉
再疏言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偪蕭牆不少動念
者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
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
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閨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
構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
由錮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謂何順義王
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
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
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
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東宮
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爲孤注矣國泰欲釋人疑

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
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卽陛下亦不能庇借劍尙方請自
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
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疏虞罪卽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
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熒惑主聽久稽廷訊或潛散
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疏入帝大
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跡外廷語不易解乃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
哀於太子自明無他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以事連貴
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癸酉帝親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
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下召從哲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
子諭令磔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朕極愛
惜旣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
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內侍引

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申言之諸臣皆跪聽獨光復大聲頌揚帝以爲有所執爭下之獄諸臣遂叩首出帝還宮意中變甲戌命先磔張差於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其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鞫保成於文華門保成輾轉不承會太子傳諭曰張差情實瘋癲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若保成乃中官欲謀害本宮何益當以讎誣從輕擬廷臣乃散去問達以鞫審未盡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審何由得情然差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尙可質訊況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乞付外廷會官嚴鞫務令輸情與天下共棄帝

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廷議益滋乃潛斃之於內言皆以創重身死又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從之帝不見廷臣二十有五
年矣以調劑貴妃太子特一出以釋羣疑且不遽罪言者而吏部先
擬出土晉爲浙江僉事候命三年未下帝乃急簡部疏命如前擬鄭
繼之言闕官已補請改帝不許命調前補者繼之又以土晉積資已
深秩當參議帝怒切責奪郎中以下俸其後之案等皆以他故被罪
獨夢龍以問達力獲免 六月戊寅久旱敕修省 秋七月己酉振

畿內饑

甲戌停刑

梅之煥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吏科都察

院復不與聞給事中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
也之煥廉孤自勝嘗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其不
欲傳會人如此 劉光復旣下獄翟鳳翀上疏救之忤旨切責太僕
寺少卿史孟麟駙馬都尉王昺復以爲言帝褫昺冠帶謫孟麟兩浙
鹽運判官李三才乃疏請釋光復而力爲東林辨曰自沈一貫假撰

妖書擅僂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
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爲仇王士昌及光復尤爲戎
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報怨騰說百端攻訐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
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宏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
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矣以小臣
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湯北京周起元史學
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
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
奸黨讎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
之所從之游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
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
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
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吳亮嗣等旣往勘久

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爲民 閏八月庚戌詔重

建三殿於本年定期啓工俟明歲皇太后升祔陵廟從容構造 丁

巳山東大旱詔留稅銀振之 丁卯河套吉能合諸部大舉入寇延

綏東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甄井寧塞諸城堡盡
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中伏被圍游擊萬化孚等不救士
卒死傷過半洪謨遂降官秉忠遣游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
餘人會故總兵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援兵至並破敵而秉忠所部
亦有斬獲寇始退 冬十月辛酉京師地震 十一月戊寅振京師

饑民 時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

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撓其鋒是歲鄉試至以六經亂天下語
入鄉試策問丁元薦家居馳疏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
者黨人益惡之 浙江織造中官劉成死巡撫都御史劉一焜請勿

遣代命歸其事於有司別遣中官呂貴錄成遺貲貴嗾奸民留己督

造中旨許之命內閣草敕方從哲吳道南具揭爭且詢疏所由進請
永杜內降一焜及巡按御史李邦華再疏力爭邦華并刺中官進奉
之失劾左右大奄之黨貴者皆不聽貴遂條行十事多所侵擾一焜
復疏駁且禁治其爪牙貴爲稍戢

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我

大清諸貝勒大臣等尊

太祖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元年 初中官冉登提督九
門誣奏市民毆門卒帝爲下兵馬司指揮歐相之於吏中官邢洪辱
御史凌漢舛於朝給事中郭尙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及是漢舛朝
會罷至端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翟鳳舛抗疏極論
應登洪及呂貴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闥無路宦寺浸
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尙賓亦言比來
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

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尙可爲哉乞嚴斷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帝得疏大怒謫鳳翽山西按察司經歷尙賓江西布政司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畿內

河南淮徐大饑山東人相食從李汝華議蠲振有差命過庭訓齋十六萬金振山東 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爲寇巡

撫都御史張鶴鳴言仲賊乃粵西猺獞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砦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卽爲民合卽爲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鎮遠清平間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饌九議許之 夏四月戊午河南盜起諭有司撫勦 六月壬寅河套

諸部沙計吉能明愛合駐高家柏林邊要封王補賞延綏總兵官杜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西路火落赤卜言太諸部皆降攢刀立誓

獻罰九九九九者部落中罰駝馬牛羊數也 丁卯河決祥符朱家

口浸陳杞睢柘諸州縣 秋七月乙未吉能再犯高家堡沙計伏兵

沙溝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猛克什力犯雙山波羅堡杜文煥擊破
之追奔二百餘里沙計吉能明愛相繼納款 陝西旱江西廣東水

河南淮揚常鎮蝗山東盜賊大起 給事中熊明遇言去春以來天

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救河

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卽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

山東大禳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

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恆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

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

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饒臣乏饒邊臣開

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汎濫運河膠淤可憂四

齊苦荒天楚楚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

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
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數武庫
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
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綱紀滇黔之守令皆塗窮揚粵
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
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 先是吳道南

典會試吳江沈同和第一同里趙鳴陽第六同和素不能文賄禮部
吏與鳴陽同號舍文多出鳴陽手榜發都下大譁道南亟檢舉詔令
覆試同和竟日構一文下吏戍煙瘴鳴陽亦謫戍道南素以發韓敬
科場事爲黨人所疾李嵩與同官周師旦遂連章論道南劉文炳攻
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
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
雅重道南謫文炳外任奪嵩等俸韓浚及同官朱堦救文炳復詆道

南道南益求去 帝遣中官至林如楚寓令修咸安宮方從哲言旨
從中出猶謂不可況突命內官傳宣於部臣之私寓臣等竟不與聞
乎不省 冬十月丁未停刑 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災 致仕大學
士沈鯉卒贈太師諡文端 給事中余懋孳言自利瑪竇東來中國
有天主之教南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衆朔望朝拜夜聚曉散
動以千計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宜嚴禁止南京禮部侍郎
沈灌等亦以爲言十二月令豐肅及龐迪我等俱遣赴廣東

四十五年春二月戊午以去冬無雪入春不雨敕修省 鎮撫司缺
理刑官獄囚久繫多死家屬聚號長安門辛未方從哲等以請不報
大計京官鄭繼之與署都察院事李誌領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
及徐紹吉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
異趣者陸大受李倬丁元薦李朴王之案麻僖及尙寶司丞蔡毅中
南京刑部郎中李廷諫等貶黜殆盡大僚王圖孫慎行等則中以拾